生命交锋下的诗歌庆典

游雪莹

——“生命和生存与语言交锋的瞬间，有一种危险而可能的诗歌庆典。它源始于生命而通向精神高迈的圣洁天空。”

诗歌诞生于生命与词语冲撞博弈的刹那，诗人们囿于各自迥异的人生履历、年岁境遇与生活轨迹烙下独属于自身的生命印记，也由此催生出诗歌触碰、介入、凝视生命的万千路径。第十一届四川文学奖的获奖诗人们或是多年文学工作者、爱好者，或曾担任过乡村教师，或曾是书店经营人，他们穿梭于山川大地、旧日记忆、血肉躯体之间，在生命的对峙与砥砺，挣扎与自持中为我们徐徐铺开层次丰赡、维度多元的生命图景。

《一蓑烟雨》：江水与蜀道下的生命转译

以浩浩汤汤的嘉陵江水开篇，以绵亘迢遥的古蜀道收束的《一蓑烟雨》俨然是一部诗化的地理图志。顺着嘉陵江与古蜀道，昭化、苍溪、阆中，嘉陵江水沿岸各个地区的隐秘故事徐徐展开；褒斜道、米仓道、荔枝道在“难”字之外展现着蜀道的丰富与多样。每首诗都像藏宝图中待点亮的路标，而所有亟待点亮的路标又在每组开篇之作的统领下，保持着和谐的步调。

《水经新注：嘉陵江》组诗着眼于水的包容。“我第一声啼哭在水里，/ 草书的一滴墨，与水交融，/ 江北红土地上的红，脐血冲不掉。/ 向海，两岸猿声不能挽留，/ 深潜，南北朝《水经·漾水注》里，/ 找到乳名。/ 东源和西源争吵累了，/ 两河口两源合一。嘉陵江 / 与生俱来的包容和接纳，源远流长。/ 惊涛拍岸或者风花雪月，/ 陕、甘、川、渝长途奔袭，/ 拖泥带的水，与烟火人间相濡以沫，/”（《嘉陵江》）诗人通过对“水”的同象异构，完成个体生命、自然生物、族群地域三层生命意象的递进式建构。诗句以“第一声啼哭”“脐血”等个体生命的初始状态，将江水与个体生命的本源相绑定，让自然之水成为生命孕育、降生、生长的载体，打通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物象的初始联结。同时，人的生命在母亲的羊水中孕育，江河生物依靠着江水的抚育，巴蜀地域的生息繁衍自然也需要水的滋养。诗人将个体生命延伸至巴蜀大地的族群生息，让嘉陵江成为滋养一方水土、承载地域烟火、延续族群繁衍的生命母体。“与烟火人间相濡以沫”一句，消解了江水奔腾的凌厉感、冲击感，建构出“容纳百川，滋养万物”的精神特质，让水的物理包容转化为接纳生命百态、包容人间万象的生命包容，实现了自然意象到生命精神意象的完美跃迁。《蜀道辞》组诗专注历史的厚重。作为横跨关中平原、秦巴山区、四川盆地三大地形区的古时交通要道，蜀道拥有着独特的历史厚度。《蜀道辞》组诗共 14 首，涉及了蜀道秦岭段的褒斜道，跨越大巴山的米仓道、荔枝道，以及蜀道上的众多文化景观。“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 三千年典籍。线状的蜀道巨著，/ 章节回旋、跌宕，/ 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古蜀道》）蜀道三千多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走进它的钥匙，但诗人并未对时间的残酷过多驻足，而是豪迈一挥，专注描写历史的奔流不息与永不停靠：“历史的演进很多逗号、省略号，/ 没有句号，没有一次阻挡，/ 偃旗息鼓。又起兵戈，/ 俯卧的意志孜孜不倦‘凿路而行’，/ 蜀的诸葛、魏的李苞，把名字留在了栈道上。/”（《褒斜道》）历史的每一次奔腾与向前都为历史本身增添了自身的厚重。

然而，江水的包容源自生命的包容，历史的厚重源自生命的厚重，在不停靠的时间与历史之下隐藏的是人的意志与品质，诸葛、李苞、凿路而行之人均是历史奔流不息之中的一种确定，一种停留。诗人对这一确定和停留的捕捉，舍弃了传统的对时光易逝的伤春悲秋之感，使得此类“凭吊怀古”诗歌褪去幻梦与虚无的外衣，始终呈现出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价值。于是，以往“高高在上，人如蝼蚁”的剑门关终将被“说书人说的张飞挑灯夜战马超，/ 文庙、考棚、龙门书院、鲍三娘传奇，/ 才子佳人、贩夫走卒，以及 / 古城被水包围的卓越风姿，/ 改写了剑门风情。/”（《剑门关》）在古典文学的审美体系中，剑门关作为“雄关天险、沧海渺远”的宏大意象映衬着个体在山河与历史面前的渺小卑微，进而形成“山河永恒、人生短暂”的审美定式。而诗人立足平凡生命的价值维度，让巍峨险峻的历史符号落地为承载众生故事的生命空间，使得原本疏离、威严的山河意象因无数普通生命的痕迹变得温热与鲜活。诗人证实了历史与山河的终极价值从来不在于永恒的物象，而在于代代延续、生生不息的人间生命，这也让诗歌的“包容”与“厚重”有了最坚实的生命根基。

“诗歌作为生命和存在的共相展现，它的本体方式是语言，而它的个人方式则直接存在于诗人的灵魂。”可以说，江水的包容与蜀道的厚重不仅是梁平对巴山蜀水的捕捉与刻画，也是诗人诗意人生的具象化体现。“包容”是诗人在府南河边“自觉不自觉地与他人、与自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达成和解，看天天蓝，看云云白”的接纳。如果说蜀道的厚重来自多年历史的重叠与积淀，那么诗人梁平的“厚重”则是对诗语诗心持续的诘问和打磨。如诗人所言，《蜀道辞》的写作需要将生硬艰涩的案头资料化为诗意表达。其背后是诗人近乎一年的时间与精力。诗集末尾的几大备注更体现了诗人长期且自觉地对诗歌创作、诗歌本体的自我对话。作为文学工作者和诗人的梁平并未在近三十年的文字工作中磨损自身，成为自我生命的影子，而是在上下求索之中确证了生命的出处与价值，从个人天地中抽丝剥茧，凿出了一条通向生命共性、历史规律和时代样貌的缝隙。

《记忆的空纸盒》：在追忆中抵抗生命的虚无

意象是诗人生命感知、生存思考与精神境遇的具象投射，有着“生命体验—物象转化—精神升华”的完整诗性逻辑。作为诗歌的基本符号，意象也隐现着诗歌的肌质与纹理，检视着诗人的创作能力。一些诗人善于对传统意象进行重构，将在日常使用中逐渐磨损、消耗，甚至死亡的意象重焕新质；一些诗人善于捕捉并萃取个体体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感知错位，以私人化经验建构崭新意象。诗人李永才的诗歌创作兼具了传统意象的创造性重构与现代意象的原创性建构，完成了对旧母题的拓展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观察。

故乡作为原始的时空坐标，是一个人情感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出发点，也常是一位诗人诗歌创作的落脚点。现代诗歌对故乡母题的书写常集中于土地意象、村落意象以及亲人物象等，指涉沉郁苦难、温情怀旧、质朴纯粹等情感向度。但诗人李永才避开了宏大图腾，偏爱弱小、漂泊、潮湿的微观生灵，通过意象的重构告别了对故乡的单一抒情，挖掘了故乡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在适宜的季节，在故乡 / 一些人来了又走了 / 只有那些颤抖的小路，放纵的野花 / 以及紫色的幻想 / 方言一样铺在山岗，不肯离开 / 我进入故乡的雨季 / 对着一群抽象的麻雀结草衔环 /”（《在故乡》）本应具有承载沟通作用的“小路”是“颤抖的”，象征着平和希望的“野花”是“放纵的”，满含对未来与外界期许的“幻想”染上迷离的紫色，从实体的路到虚拟的幻想，诗人将意象底色的“好”与意象状态的“坏”反差并置，暗示生存道路的摇摇欲坠、周遭环境的无序、迷惑以及依附环境而生的虚妄寄托，塑造出一个动荡、失序、缺乏安全感的外部世界。“麻雀”“雨季”等意象将抽象的生命潮湿具象化，层层烘托出内心世界的压抑、潮湿、阴郁。面对摇晃、潮湿的现实世界，诗人借“晾”与“种”暗示人的主观能动性，“向日葵”“落花生”代表着精神坚守与物质扎根，母亲的房屋则承载着原始的情感链接和安稳底气。诗人表示：“在这个局促而狭小的空间 / 有一些值得信赖的事物 / 就可以确认——/ 哪一些幸福是具体的 /”，纵使人生苦短，现实残酷，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这“局促”“狭小”之中，寻找确认的、信任的、具体的幸福。从诗集《灵魂的牧场》中将故乡视为安放灵魂的栖息地，再到《南方的太阳鸟》中浓郁的乡愁，故乡是诗人李永才的创作母题与写作方向之一，感伤忧郁的湿漉漉情感传染并蔓延在诗人众多诗作之中。但《在故乡》一诗中，诗人将普通平凡的意象进行拼贴组合，刻画了现实世界的残酷与故乡蕴藏的精神宝库，完成了感伤之外对故乡与人生的积极抒情。

除了重构旧意象，诗人还以自身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建构了印有李永才标识的新意象，“空纸盒”这一意象传递着矛盾统一的生命内涵，在诗中有着多层隐喻。纸盒是一种器物，装载着诗人的故乡、童年、记忆，也是诗人自我思想与个体生命的直接化身。“空”是一种状态，指向的是纸盒的状态，当个体试图用意义、回忆、经历将纸盒填充，生命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更为空乏的形态”。诗人曾提到，诗歌是在重读艾略特的《荒原》和《空心人》之后，联想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势和斑斓图景，有感而作。因此，“空纸盒”承接了艾略特那些在荒芜不治荒原上被填满的“空心人”的隐喻内涵，当生命被嘈杂的外界和繁复的事物填满时，生命也滑向了空虚。在这似空非空，似满非满的“相悖”语义场里，诗人仿佛在为“虚无”辩护。但当我们探讨“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在追问何为“实”的问题。“空心人”是时代精神崩塌后的彻底虚无，但“空纸盒”的“空”却并非绝对的空洞与荒芜，从故乡、记忆、童年到生活的城市，诗人为其注入了真实的记忆与温暖以及个体真诚的生命体验。正如诗人所言：“如果岁月一闪回，就输掉了所有的筹码 / 无须懊悔，有一点空白的记忆 / 便是最好的剩余价值”。这一句诗性独白，是“空纸盒”意象的终极精神升华，也是诗人对抗生命虚无的诗性答案。即使记忆会渐渐模糊，即使虚无之感会时常闪现，但生命存在的本身，生命经历的所有就是一种价值。

《记忆的空纸盒》宛如一本个人回忆录，诗集共七辑，每一辑都有着各自的主题，一个季节、一种风声、自然界的万物、潮湿的记忆与时光等等，诗人以记忆为线索，以意象为载体，在追忆中触及消逝与虚无的生命本相，打捞存在的意义。将自身经历、个人情感与精神世界尽数化为流淌的河水并把读者带入其中，读者踏进饱含着诗人生命最深处的回响与感悟的河流中，感受着河流的温润与冰凉，体会着诗人的前世今生。

《万古与浮力》：自我审视下的生命安顿

当一个时间概念与一个物理名词相遇，让人不禁联想“万古”与“浮力”的真实内涵，以及万古有多久？浮力有多强？万古的重量又沉浸在什么流体之中拥有怎样的浮力等一系列问题。在未与诗歌正式相逢之前，诗人马嘶已然通过语词的奇特搭配让读者提前浸润在寥廓深远之境中澄思诗集的苦味、禅味与雅味。

诗集的苦味源自诗人观照生命的方式苦。温暖人心的诗歌，照亮的首先是诗人自己的内心。同样，拷问灵魂的诗歌，鞭笞的首先也是诗人自己的灵魂，只有当锋利的尖刃对准自我生命的关隘，审视肉体血液中黑的暗淡与红的张扬，仰望人格领域的高地，鞭笞灵魂精神洼地的时候，诗歌才有了拷问的资格和鞭笞的力度，诗歌的苦味便在拷问和鞭笞下丝丝外渗，马嘶通过对自我肉体疼痛的直接书写，精神存在的直接质问，在拷问自我、鞭笞肉体中展现出对生命的关怀与抗争。肉体疼痛是生命疼痛感最直接的表征，诗人对肉体疼痛的书写直接了当：“那反复，持续的钝痛，释放出 / 腹中的千军万马，它产生的耐力 / 抗击我，撕裂我”（《泅渡》）当诗人在疼痛的河流中泅渡时，医院中重叠交织的病痛与困在磨损肉体痊愈或逝去的灵魂更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慨：“一个人像无数人，无数人承受着一个人 / 从人民医院十七楼望去，疼痛 / 疆域无垠，疼痛只有黑白 / 有人去了天上，骑着白马云中饮水 / 有的人回到地土 / 在樊篱中保持着挣扎的体面”（《疼痛楼》）个体生命的疼痛是一个群体的缩影，一个群体的疼痛是个体命运的一种印证，在疼痛的不眠之夜中，在围困生命的疼痛楼里，附着在生命之上的生死、爱恨、体面与尊严等命题似乎变得“无足轻重”，“无数逝者生者此刻汇聚 / 他们毫不相干，却又牢牢主宰。忽忆半生 / 徒劳，爱过恨过瞬间沉浮”（《空转在身体》）诗人马嘶站在更宏观的视角，看到了沉重肉体对生命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束缚与限制。当脆弱的肉体显然不再是精神最为可靠的载体时，不少人会堕入肉体疼痛与精神泥淖中郁郁寡欢，但马嘶笔下却涌现出了一股抗争的信念：“他们命令我去死。在医院 / 还准备好了一副木棺，数只眼睛利剑 / 一样包围我 / 说我必须在今天死去……死亡这个词，激发出了我身上 / 多年养成的顽劣意志 / 变成一种抗争 / 我的抗争不是来自生命本身 / 而是活在人世的善念 /”（《死亡预演》）可见，诗人对肉体疼痛的记忆并未停留在疼痛本身、自己本身，而是以自我的肉身之痛观照他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意蕴，在表层的肉体疼痛和短暂的精神萎靡之外，生长出为善念为战，为他人而战的精神力量和博大胸怀。

如果说诗集的苦味源于诗人对生命的叩问，那么禅味与雅味则是诗人安放苦难、安顿精神的诗意方式。翻阅整本诗集，马嘶摒弃了通俗直白的口语化表达，偏好清雅凝练的语词和疏淡空灵的古典意象，在日常书写中构筑出冲淡悠远的诗意境界，让沉重的生命获得温柔清远的精神缓冲：“流水反复照我，倦色 / 挂满天边，浑浑 / 噩噩。蟋蟀古调独弹，只留我一人聆听 / 音色如针，听得脊背发凉 / 那逝去的记忆再度 / 宽恕我 / 重温了片刻 / 午后桂花飘落时的鹤鸣 /”（《戊戌八月十七日午后》）语词和意象的清雅偏向建构了诗歌的禅味。“禅”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禅诗到废名、卞之琳等人的生活禅诗，现代新诗虽然移植并嫁接了西方诗学理论与创作方法，但也并未完全舍弃对“自在本心”“明心见性”“本性空灵”等禅味诗境的追求。在诗歌《何须有形》中，诗人以“无根山顶，明月高悬”起句，将人带进高远清阔的地理空间，进而追问永恒与瞬间的缠绕关系，力求达成物我合一的境界：“这转瞬即逝的永恒 / 此刻纳我 / 因我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中的“禅与雅”仅仅是诗歌形式上的某种偏向，诗歌本质上仍是诗人基于现代生命体验的诗歌。“雾之半山，常年如我 / 皮肤上的苔藓 / 通晓每一只昆虫身上的尖塔 / 环绕我的大峨山，连着另外的山 / 而更多的时候，它被大雾 / 彻底抹去。奶灰色的天空下 / 记忆渐失 / 山，雾，我，在这个世界上 / 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山雾我》）诗句以山、雾、我三者的交融共生为核心意象，大雾笼罩的山林、被模糊的边界以及渐次消散的记忆，隐喻着现代个体生命在宏大的世俗图景中被消解、被模糊、被缩小的个体执念与精神困顿。生存的焦虑困顿和个体的孤独迷茫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生命现实，禅雅的诗性意境可以说是诗人对抗世俗荒芜、安放自我生命的精神载体。

马嘶在对自我解剖的过程中真实还原了生命在肉体和精神上的苦痛和挣扎，又以古典雅致、空灵禅意的意象与境界，为沉重的生命注入通透与温柔，让困顿的生命获得些许慰藉。合上诗集，我们似乎能从生命的角度回答诗名悄然预设的问题。在万古的浩渺宇宙中，如脆弱肉体一般的种种枷锁始终围困着万千生命与灵魂，在清淡之中追寻人生的雅，在空灵之间探求生命的禅，也许能使我们获得淡化苦味、避免沉沦的精神浮力。

《木雅藏地》：生命之力的本真还原

作为一个尚未被大众广为熟知的地理空间，木雅藏地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和区别于都市的精神文明。诗人邹伦刚向我们还原了木雅藏地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体现出与城市生活迥然不同的生存体验，歌颂了生命的蓬勃健旺、隐忍坚韧与生生不息。

当身处钢铁森林的城市人遇上原始森林中的木雅人，有关生命本真与生命力量的诗题也诞生了。诗人在诗歌中建构了生存环境、生存能力、生存姿态三重对比，凸显了木雅人身体上的健壮和精神上的无畏，彰显了蓬勃健旺的生命之力。“在落日的原始森林里踽踽独行 / 拖拽浓重诡秘的阴影，要格外当心 / 你又不是木雅人腰悬银色的藏刀，大大咧咧 / 唱着粗犷的歌子撞击岩石，横身而过 /”（《独自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如果说城市森林是由钢筋水泥建造的现代生活空间，那么木雅森林则是由野兽、溪流、泥土等要素组成的原始空间，身处木雅森林的城市人褪去在城市空间中对自然的掌控力，而是成为被野兽舔着血舌等待路过的猎物。面对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城市人因长期脱离自然生命机能退化，只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在原始森林中“踽踽独行”，木雅人则是身挎藏刀，在原始森林中唱着歌“横身而过”，不同行为的背后是城市人厌倦钢筋森林的压抑却无力接纳自然蛮荒的现实，透露着对苦难、对真实生命磨砺的畏惧。而木雅人以藏刀为伴、以歌声为志，主动向“林神投身练步”，在风霜雨雪中打磨自我、丰盈灵魂。这种灵肉合一、主动奔赴的姿态生动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在于直面困境、主动生长的过程。此外，诗中日光、雪光以及腰间藏刀的银光交织碰撞，塑造出视觉上的炫目冷峻之感。凛冽雪原、坚硬岩石代表着自然的冷峻与威严，而木雅人足以“撞击”岩石的歌声是弱小生命对抗蛮荒自然的主动发声，视听交融的描写配以极简的动词凸显了生命本身自带的底气与力量。诗人在诗中用了第二人称，像是面向读者发出的诘问，也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平淡地质问着自身与读者。

除了正面歌颂鲜活蓬勃的生命本态，诗人更将视角朝向残缺、衰朽的生命形态，在生命的疲惫中寻找衰朽垂暮的诗意表达。瘸腿的牦牛一瘸一拐，步履蹒跚如滑稽的小丑，但它“将丑上升到新的高度，讨美的欢心 / 在悲苦望绝中大笑，将生命搅拌 /”（《瘸腿牦牛》）诗人悲悯并审视生命的残缺，认为苦难与残缺并非生命的终结，反而能淬炼生命韧性，让平凡甚至残缺的生命拥有超越完美的精神力量。同时，诗人主动靠近垂暮残缺的生灵，温柔抚摸目盲牦牛的脊背，以细腻的共情消解生命的苦难：“抚摸它的脊背 / 手指施法红色、绿色 / 在生命的中心，弄湿它 / 投映到光呼吸的窗口 /”（《目盲的牦牛》）。在《马的颅骨》一诗中，诗人彻底消融自我与自然生灵的边界，在与自然生灵共生之中回溯生命本源，在衰老与消逝的生命形态中触摸生命本质：“我也是一匹马，放牧的小孩抓住一万年长的缰绳 / 我低头吃草，一直吃到人类诞生之前 /”。不同于常规认知中衰朽即衰败、残缺即消亡的消极定义，诗人借瘸腿的、目盲的牦牛、老去的马等生命意象，说明即使被垂暮和残缺包裹的生命也从不被动沉沦于消亡，而是以隐忍、坚韧的姿态完成自我救赎。在苦难桎梏、形体残缺、岁月垂老中坚守存续、自救自愈、不屈绽放的韧性力量依然存续于生命根基之中，从未断绝。

蓬勃健旺之力与隐忍坚韧之力是木雅藏地生命之力的核心呈现，诗人既热忱赞颂青年生命的鲜活昂扬，也悲悯敬重暮年生命的隐忍自持、绝境存续。而当勃发、充盈、破旧、逝去的生命循环在这片土地上重复上演时，诗人感念生命的绵延不绝与生生不息，并誓要将其记录下来：“踏着熊的足迹 / 我新生的双眼刚睁开 / 为了把荒野记下，看得更远 / 我穿越峡谷 / 攀上悬崖”（《生息》）“在风雪中痉挛，掉进万物中呼吸 / 与光阴成为孪生兄弟 / 在大地上跳动一个一个音符发芽 / 生长，开花，结出成熟的种子脱壳 / 坠落大地，随四季轮转，生生不息 /”（《木雅老人的手》）诗人描摹了生命在木雅藏地的自然场域中从蓬勃新生到垂暮老去、从陨落再到重生的完整闭环，诠释了木雅藏地生命交替、绵延不绝的永恒力量。

不同于空洞的精神想象，这些对生命之力的捕捉与阐释源自诗人最本真的生命体验，诗人在木雅藏地切实地劳作、生活和感受，精神因专注肉体劳动而忘却困厄，又因木雅别致的风物而刷新旧有认知。立足这片独特场域，诗人完整呈现了生命的昂扬、颓败与永续轮回，既歌颂鲜活生命的蓬勃进取之力，也深挖残缺垂暮生命的隐忍坚韧之力，构建起双向完整的生命审美体系。凸显本真生命最质朴、最坚韧的底色，让小众的木雅藏地走进大众视野，也以多元、包容的生命视角完成了对生命本真的深度探寻。

在求索、对望、审视与体验中，获奖诗人们于粗粝中通透，在世事里从容，在一次次精神自救与超越中成就诗性的庆典，完成了生命交响乐的多重合奏。这些以诗人生命为养料的诗歌既是诗人个体生命的确证，也是众多难言灵魂的替声话筒。如陈超所言：“表现个体生命的诗，它聚集辐辏得越是狭小，张力反而越大。”当诗人执着专注于个体生命每一次展开，将每一次灵魂震颤时刻缩小为一个字词，一个意象，一个分行，以诗的形式借以“学”的力度和广度，将个体生命的展开与震颤扩大至时代中那些无法自我言说的灵魂时，诗歌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时代最有力度的回应。

本版责编：赵君来
实习编辑：王 柳